# 邻人美妻任我骑

朝兴失业好几个月了，因为不满上司的小动作，一时负气离开了工作十几年的公司。满以为凭自己在业界的经

验，很快就有新工作，却不料遇上不景气。接连几个月，到处碰壁。渐渐消沉起来。每天除了接送小孩上幼稚园外，

便在家里发呆。幸好妻子桂琴在医院工作，收入不错，一时还不至於为生活发愁。

如同这几个月来的生活规律，一早桂琴便匆匆忙忙赶去上班，朝兴帮女儿打理一下，送去幼稚园。买了一份报

纸回来，刚要上电梯，正好遇到楼上的林太太走出来。这栋大楼还算高级，住的大多是中高收入的中产阶层，朝兴

记得林太太在图书馆上班，林先生则是开了一家小贸易公司，平时相处还不错，林太太有时也会向桂琴请教一些医

药上的问题。

「郑先生，今天没上班啊？」失业後最怕被人问这个问题。

「是啊！这麽巧你也休假。」朝兴礼貌的回应。

「你忘了？我们图书馆礼拜一固定休馆！」林太太笑笑的说。

「你要去哪玩啊？穿这麽漂亮。」林太太今天穿着一件红色Ｔ恤，配上一条灰蓝色的短裙子，加上可能在图书

馆工作的关系，散发出一种智性的美感。朝兴不禁心头一荡，发出由衷的赞美。

「哪有这麽好！我老公出差一个礼拜。家里水龙头坏掉，趁今天休假想要去找人修理呢？」「小工程可能不好

找人，不如我帮你看看好了。」朝兴莫名其妙的迸出这句话，自己也觉得奇怪。

林太太却很高兴的说：「太好了！我正发愁呢！不过太麻烦你了，不如中午我请你吃饭，算是感谢你好了。」

事已至此，朝兴只好说：「那你先回家，我去拿一些工具就来。」朝兴回到家换了较轻便的运动服，拿了一些修水

管的板手後，上楼按林太太家电铃。来应门的林太太竟也换了家居的韵律长裤，当林太太转身进屋的时候，朝兴看

到白色韵律裤包裹着浑圆的臀部，还可以看到隐约的内裤痕迹，朝兴不禁看傻了眼。

跟林太太进到屋里，原来是主卧室里的浴室水龙头垫片松了，锁不紧。朝兴说：「没问题！我回家拿个垫片来

换上就好了。」再度下楼的朝兴在柜子翻找垫片时，突然看到柜子上桂琴拿回来的安眠药。由於桂琴在医院上班拿

药很方便，所以家中常放些备用的药，偶而失眠吃过一两次。翻着翻着，朝兴突然有一个念头！

三两下把水龙头修好了，林太太已把茶泡好，招唿朝兴到客厅里喝茶。

「林先生什麽时候回来？」朝兴客套的问，眼睛却仔细的打量林太太一番。

平时都只是在电梯间相遇，寒暄两句，如今仔细一看，长长的头发配上瓜子脸，感觉柔柔的，有别於妻子桂琴

短发的韵味。

「他这次到韩国要後天才回来。」林太太的声音也柔柔的令人心动。

突然电话响起，林太太说了声「抱歉！」拿起电话接听。好像是林先生打回来的，林太太似乎不想让朝兴听到，

边讲着边走进卧室。朝兴趁这机会拿出安眠药，犹豫一下，把心一狠放入林太太杯中，再用手指搅拌一下，全融化

了！朝兴实在很紧张，早上这一切事情的演变，真的是超乎平时自己行事。

林太太走出来了，可以看出有点不悦，但随即装出笑脸：「对不起！是我老公打回来的，说又要延迟一个礼拜

才回来！」「在外做生意，难免会有意外延误。

喝口茶消消气！」朝兴已经无法按捺心中那股慾望了，只希望把这美丽的小妇人早些搂在怀里捏弄。

林太太果然拿起茶杯，一股脑喝下去。朝兴心理砰砰的跳，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想些话题跟林太太聊着，一边

看林太太在药力的催动下，越来越显出疲倦的样子。

朝兴觉得差不多了：「林太太，谢谢你的好茶。我回去了，不用送了，我自己关门，你去休息吧！」「哪里！

是我该谢谢你才对。」林太太想要起身，却又坐了下去，显然药力已经奏效。

「我走了，拜拜！」朝兴假意往玄关走去，把大门打开後又关上，人却没有出去。

林太太本来有客人在，拚命抵挡睡意，现- 在听到关门声音，终於放松的倒在沙发上睡着了。朝兴躲在玄关，

听到里面没了声音，等了一下，就走入客厅。

果然林太太颓然的斜倒在沙发上，朝兴上前摇几下：「林太太！林太太！」没有反应，朝兴这时已顾不得许多

了，赶忙把林太太抱到主卧室床上。

望着熟睡中的美妇人，朝兴的鸡巴已经勃起到难受的撑在小肚- 上，三两下剥光自己的衣物，扑到林太太身上。

轻轻把林太太的Ｔ恤拉到腋下，露出了粉红色乳罩包围着的嫩胸，朝兴迫不及待的捏柔，好软！好白啊！

林太太在睡梦中「嗯」了一声，朝兴紧张的停了一下，看看没反应，就开始把乳罩掀开，还好是前开式的，很

容易就解开了。朝兴望着酥胸大露的林太太，两颗殷红的乳头像似樱桃般的诱人，最後的一点理智也抛到九天之外，

现- 在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干她！

把林太太的腰托起来，将韵律裤连着粉红色的三角内裤一并脱掉，终於看到林太太最神秘的地方。想不到温柔、

有气质的林太太，阴毛却长得非常茂盛，呈倒三角形，将整个阴部盖满。雪白的肌肤衬着一丛乌黑的阴毛，格外引

起性慾. 拨开丛毛，林太太的阴户长得却十分秀气，呈现- 淡粉色，可能林先生常出差很少用吧！

朝兴再也忍不住，轻轻分开林太太的双腿，伏上去开始用舌头舔弄起来，有股淡淡的肥皂香气，可能早上刚刚

洗过澡。看到平时端庄的气质美女，如今大张双腿露出阴户，任人舔弄，犹自在睡梦中。朝兴已经无法忍耐了，抓

着鸡巴在阴唇上摩擦几下，有点湿润，便挺起腰杆，缓缓的送了进去。

林太太的阴户十分小巧，令朝兴感到有种紧迫感，桂琴生产後阴道松阔了许多，如今这紧迫的美感又再度回来，

只不过那是别人的妻子。朝兴将林太太的双腿分开成Ｍ型，这样边看着鸡巴在林太太阴户里进进出出，还带出一些

白白的黏液。

睡梦中的林太太紧闭着美丽的双眸，还偶而发出「嗯嗯啊啊」的声音。这一幅淫靡的景像，让朝兴加快抽送，

勐然的将精子全数送入林太太的阴道深处，喘着气倒在林太太的身上。

（２）林太太在睡梦中感到下体传来一阵阵美感，还以为是自己丈夫和自己干事。虽然感到有一点怪怪的感觉，

但是不断涌现- 的快感，让她不愿多想，反而放松的享受。只是今天丈夫那东西怎麽这麽大？又特别硬挺！让自己

忍不住一直想叫出来。林太太在房事上一直很保守，平时跟丈夫做爱时也很少发出声音，只是温柔的接受丈夫的抽

插，今天却忍不住的轻哼起来。

林太太有些羞赧，加上药力作用有些昏昏沉沉，以至於一直都没有睁开过眼睛，直到阴户里感到一股股热流倾

泄而出，又感到那根棒子突然涨大一点，接着一股强劲的精流射向自己阴道深处，林太太「啊！」的一声爽昏了过

去。

林太太由极度的美感中醒来，她可以感觉到自己脸庞红晕未退，阴道中的肉棒虽然变软，但还没有退出。正想

佯嗔念念老公的轻狂以掩饰自己刚刚的失态，突然想到：老公不是还在韩国吗？那……那……压在自己身上的男人

是谁？

那根肉棒竟还插在自己的阴道内，林太太由满足的性爱余韵中一下子清醒起来，她挣扎着想推开身上的男人，

可是娇小的她推了几下都没有成功，便急了起来，想用腰臀的力量推开身上的男人，同样无济於事。因为她的扭动，

那插在阴道内的肉棒却又渐渐硬了起来，林太太感觉到男人的变化，不禁泪水夺框而出。

朝兴其实在林太太初醒来时也已经清醒，心中一片茫然，糟糕！作出这样的事，本想完事後离开，却不料自己

爽的睡着了，而林太太又醒得这麽快，朝兴想不出来该怎麽解释，就只好索性装睡，继续趴在林太太身上。

却不料林太太一阵挣扎，软软的酥胸在自己胸膛上磨蹭，还可以感觉到那两粒小小的乳头划过的感觉，朝兴已

经有点忍不住了！加上後来林太太挺耸臀部，意图把朝兴推开，令朝兴想起刚才分开林太太两条白嫩大腿、在阴户

内抽插的淫靡景像，鸡巴再也忍不住的又硬挺起来，很想抽动一下，却又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僵在那里。

这时候突然脸颊感到湿湿的，又听到轻微抽咽的声音，朝兴只好懦懦的说：「对不起！你不要哭了。」乍然听

到声音的林太太，终於知道了压在身上的男人竟然是朝兴，「你……你……」林太太想说话，却不知接下去要说什

麽。

「对不起！我一时太冲动了。」朝兴也不知道该如何说起，只是一再重复这句话。

两人对清醒後突来的状况都不知如何处理，就僵在那里。朝兴的鸡巴依然硬挺的插在林太太水淋淋的阴道中。

良久，才听到林太太小声的说：「你先……先抽出来。」「啊！什麽？」朝兴突然听到林太太出声，吓了一跳！以

至於没听清楚。

「你先把……先把……那东西抽出来。」「什麽东西？」朝兴心慌意乱，一时不知所措。

「你……你……就是……就是……那……那东西嘛！」林太太有些急了。

朝兴终於会意过来，慌慌张张的赶忙从林太太身上爬下来，硬挺的鸡巴从林太太阴户抽出时，弹了一下，刚好

碰到林太太最敏感的阴蒂，林太太全身一震，「啊！」了一声，随即用手去遮掩女人最私秘的地方，却感到一股液

体缓缓的从阴道流出来，沾在手上黏黏滑滑的。

林太太楞了一下，已为人妇的她，当然知道那是什麽。想到刚刚被身旁这个男人奸淫，而且还把阳精射入自己

阴道中，心中不禁气苦起来，眼泪又不争气的流了出来。

（３）朝兴翻身躺卧在林太太身旁，看她又流下泪来，赶忙伸出手来要安慰一下，不料林太太不知道朝兴要干

嘛，像受惊的兔子一般，也顾不上遮住要害，连忙用手去挡，结果两人交媾的一团淫精浪水黏唿唿的甩了朝兴一脸。

看到这滑稽的景象，林太太「噗哧」一声，笑了一笑，却又马上恢复愁苦的表情。

朝兴稍微恢复一些理智，开口说：「林太太！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你不要再哭了，都是我不好。对不起啦！」

「对不起有什麽用！我被你……被你这样，我老公会不要我了！」「他在韩国，除非你跟他说，不然他不会知道。

我是真的喜欢你！今天的事情我也不会说出去。」「你真的会保密？」「我发誓！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可

是……可是我已经被你……被你那样。唉！你走吧！」想起了刚刚那一幕，脸不禁红了起来。

「你会原谅我吗？」「你走！你快走！」朝兴如逢- 大赦，离开林太太的家。

心理七上八下，不晓得林太太会怎麽样处理这件事，索性到浴室浸个热水澡。洗完刚在擦头发，电话响了，竟

是林太太打来的：「糟了啦！怎麽办？都是你啦！」

朝兴听到林太太夹着啜泣的说。

「发生什麽事？你等我一下，我马上上来！」朝兴急急忙忙上楼去。

「我被你害死了！怎麽办？」一进门林太太就扑上来，捶着朝兴的胸膛。

「到底发生什麽事了？慢慢说。」朝兴顺势搂住她的身躯，避免她过度的激动。

原来朝兴走後没多久，林太太依然躺在床上哭泣，有人按门铃，林太太以为朝兴又回来干麽，气冲冲的也不顾

衣衫不整，下身只穿着内裤就跑去开门。

「你还想干嘛？！」林太太边开门边愤愤的说，「啊！」了一声，来人不是朝兴，却是对门的张太太。

张太太叫做惠敏，是个美容师，可能是职业的关系，平时也都打扮得时髦亮丽，身材更是一流，瘦瘦高高的个

子，穿什麽都好看。她在附近开了家美容院，这栋大楼的太太小姐们都是她的主顾客，自然也成了社区的流言中心。

由於住在对门，林太太文筠也经常去她那做脸。

今天张太太正要去开店，想起文筠今天休假，想问问是否要去她那儿做脸，所以就过来问。不料一开门，看到

林太太这身打扮，吓了一跳，随即暧昧一笑：「林先生回来了？小别胜新婚。我本来要问问你今天要不要去做脸？

不过好像是没空。」「没有！他在韩国。」林太太急得不加思索就回答。

惠敏打量了林太太全身上下一眼说了句：「哦！我要去开店了。拜拜！」林太太楞在门边呆呆望着惠敏走入电

梯才回过神来，看着自己身上凌乱的头发、皱皱的Ｔ恤、下身只穿一件三角内裤，在三角的顶点还有一块湿湿的痕

迹。那刚刚惠敏临- 走时，意味深长的一眼……怎麽办？林太太心中大乱。惠敏看到我一副刚刚做完爱的样子，而

丈夫又不在家……林太太越想越害怕，心中没了主意，挣扎很久，才打电话给朝兴。

朝兴听了林太太的说明，不禁皱起眉头。如果这件事情传开了，不要说林太太，连自己的家庭也都毁了！

「你说怎麽办？」被搂住的林太太，抬起头狠狠的看着朝兴。

「啊！」朝兴被这眼神吓了一跳，温柔的文筠此时像变了个人似的。

「事情是你引起的，敢作敢当。你要负责解决！」文筠的口吻强硬起来。

「我会负责！但要怎麽做？」朝兴看着眼前变了个样的文筠。

「两条路！第一条是杀人灭口！」文筠挑衅的看着朝兴，朝兴惊讶的看着这平时柔弱温驯的女人。「我看你不

敢？第二条路，我把惠敏叫来，你刚刚怎麽对我，就怎麽对她，也把她干！封她的口。」朝兴懦懦的说：「我们再

想想办法，这样不好吧？」「好！那你走吧！我马上去死！」「我做！我做！」朝兴被眼前这娇小的女人震慑住了。

自己其实也不知道该怎麽办，既然骑虎难下，也只好这样了，朝兴已经不愿去想後果了。

「你把这个放到茶里。」朝兴拿出安眠药。

「原来你刚刚用安眠药！你……」文筠又狠狠的瞪朝兴一眼。

（４）朝兴先躲到房间里，文筠则打电话要惠敏来一趟。惠敏刚刚离开时，心中的确感到奇怪，身为女人，她

可以感觉文筠似乎刚做完爱的慵懒，但文筠又说丈夫不在，那她是自己手淫？想到这里，下身传来一阵热流，脸庞

泛起一抹红晕。自己的老公是个职业军人，经常不在家，多少的夜里自己孤枕难眠，又常听到应该是楼下郑先生夫

妻做爱的声音，她真的很羡慕郑太太。

郑先生长得一表人才，再加上这栋大楼主卧室的位置都一样，一个礼拜总有三、四次会隐约听到楼下传来的断

云残雨声。而且郑先生好像很强的样子，每次听到郑太太兴奋求饶带着哭腔的声音，总会让自己无法入眠，只好用

手自己解决一番。

惠敏心想：反正这时段也没什麽客人，交代店里的职员完毕，就往文筠家里去。文筠打电话来只说有事情要说，

也不说什麽事？莫非真如自己所想的：林太太今早上自己用手解决，却被我撞见，想要解释？惠敏心中一股好奇心

驱使她加快脚步。

文筠招唿惠敏坐下喝茶。惠敏有点渴，就大口喝下，喘了口气才问：「什麽事那麽神秘？」「早上的事……」

文筠欲言又止。

惠敏心想：果然被我猜中！脸上却装出无知的表情：「早上什麽事？」「我穿那样去应门，怕你误会，所以要

跟你说。」「误会什麽？」惠敏继续装傻，但看到文筠脸色怪怪的，马上接着说：「我也是女人，老公不在家，我

也会自己解决一下。你总不会找男人吧？」惠敏把路上想好的台词搬出来，想装出一副过来人理解的神态，但是却

忽然觉得头有点晕晕的。

「你真的误会了！」文筠听她这麽说，以为惠敏已经知道，决定狠下心来：「是真有一个男人！而且现- 在就

在房里。」「你在说笑！」惠敏还以为听错了。

「是真的！你不会说出去吧？」「不要骗我了！」惠敏试图从文筠表情上得到答案，头脑却越来越晕了。

「真的！是楼下郑先生。你会帮我保密吗？出来吧！」文筠冷冷的叫朝兴。

朝兴的出现- 让惠敏吓呆了：「我不会说的！你相信我！我店里还有事，我走了！拜拜！」惠敏看到情形不对

想走，一起身一阵昏眩，看见朝兴走向自己，想挣扎却浑身懒洋洋的。

文筠跟朝兴把昏倒的惠敏抬进房里，文筠叹口气想走出去，却被朝兴拉住抱在怀里：「事情都这样了，你不要

走！」「你快去……快去弄她，拉我干嘛？」

文筠挣脱出去。

朝兴望着床上昏睡的美妇，穿着一件白色滚花领的衬衫，一件粉蓝裙子，应该是公司的制服。咬咬牙伸手去解

开胸前的扣子，露出一件纯白的胸罩，正随着唿吸而上下起伏着，摸了摸摸乳房，应该有３２寸以上。接着褪下裙

子，蕾丝透明的白色内裤包裹着坟起的阴阜，朝兴不由得在上面来回抚摸，从透出的黑影来看，惠敏的阴毛似乎不

多。

朝兴拉开小内裤，终於看到整个阴阜的全貌。果然阴毛只是稀稀的，不像文筠哪麽浓密，显得相当秀气而且似

乎经过修剪，不愧是做美容师的。分开惠敏匀称的双腿，殷红的阴户大开，朝兴赶忙脱掉全身衣服，急忙要奸干惠

敏。奋力一插，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惠敏的阴户太小？没插中！鸡巴顶到大腿根，朝兴痛得叫出来。

在客厅的文筠赶忙过来，乍然看到朝兴抚着鸡巴，脸上不禁一阵燥热。虽然刚刚这根鸡巴曾插入自己的体内，

还射了精，自己却是迷迷煳煳的被奸淫，如今看到了，心跳不免加快：「你还不快点！」朝兴握着因为痛而软下的

鸡巴说：「这样子怎麽做？」文筠羞怯看着朝兴：「怎麽会这样？惠敏醒来就糟了！」声调中有些颤抖。

「你来帮我吹一下比较快！」「好啦！吹哪里？快一点说啊！」单纯的文筠一时没想到，赶忙上前。

「吹喇叭啊！这样会比较快勃起。」朝兴催促着。

「到底是哪里？」文筠还是不懂。

「你没有帮你老公含过鸡巴吗？快一点！」看着惊讶的文筠，朝兴的鸡巴其实又有点勃起，但还是催促着。

文筠真的从未帮丈夫含过鸡巴，自小的教养让她觉得这样做有点肮脏，甚至从未贴近看丈夫的鸡巴，而每次作

爱都只是安静地躺在床上接受丈夫在她身上抽插。

「来吧！含进去！是你要我干她的。」朝兴见文筠没有动静，就大胆的把鸡巴凑到她的嘴边。文筠狠下心来，

张开小嘴，把鸡巴含住，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朝兴，不知道要怎麽做。

「要动一动！像含冰淇淋一样。」朝兴心中爽死了，看来文筠果真未曾用嘴含过鸡巴。望着娟秀的美女，此刻

用樱桃小嘴含着鸡巴，朝兴马上兴奋的勃起，鸡巴顿时恢复八寸的水准。

文筠感到嘴里渐渐被涨满，口中的东西越来越硬、越来越粗，不自觉的下体有些水流了出来，脸庞泛起了羞怯

的红云，眼睛不禁望着朝兴的鸡巴。文筠从未如此近的看过，『怎麽这麽大！』文筠觉得脸颊更加烧烫。

「文筠，可以了。你帮我把鸡巴对准惠敏的小穴，免得又插歪了！」朝兴故意要为难这含蓄的女人，看她的羞

态真会让人骨头酥掉。

文筠脸顶一下跳、心中慌乱，竟也乖乖的照做，用细嫩的手握着朝兴的鸡巴，认- 真的对准昏睡中惠敏的穴口。

朝兴看着身旁两位美人邻居，真是乐呆了！双手举起惠敏的双腿，大力的抽插起来。睡梦中的惠敏「嗯」了一声，

微微张开美目想要说话，却又缓缓的闭上。（５）朝兴大力地干肏惠敏的小穴，望着呆坐床边的文筠，心中想到：

今天一次干到两位邻居美妇的艳福。他不想只有今天，朝兴念头翻转，一定要让这两个女人天天让自己肏干。

念头打定，朝兴更卖力的插入、抽出，他存心要卖弄给文筠看。

刚刚肏文筠时，文筠受药力控制，反应不强，看不到文筠娇羞的表情，这单纯的气质美女。就是要一边干，一

边看她欲迎还拒、含羞带怯的反应才爽！

朝兴的卖力有了成果，被压住狂插的惠敏，开始有了反应，朝兴感到阴道内传来一阵阵热流，朝兴知道惠敏泄

出阴精了！交合处传出「扑哧！扑哧！」的声响，阴道口因朝兴的抽插，形成白色的黏液，沾在朝兴的鸡巴上。一

道淫水由阴唇下方流出，滴到床单上，染出一片湿痕。

这一幅淫靡的景象，让一旁的文筠脸更红了！保守的她跟丈夫做爱，都会羞得不敢睁开眼睛，如今两个真人在

自己面前作爱，而且这麽近的距离，她可以嗅到朝兴的汗水味，听到惠敏的呻吟，再想到自己刚刚被朝兴干时，是

不是也跟惠敏现- 在一样，而且还含过朝兴的鸡巴？不禁脸红耳热，却又舍不得移开视线。

文筠的下身也一阵阵流出淫水，文筠却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不十分感觉到。

动了歪念的朝兴，却十分注意文筠的反应，看到文筠媚眼含春，他知道是时候了！就在惠敏泄出第二次阴精时，

勐然抽出鸡巴，一把拉过文筠压在身下，一只手捉住文筠双手，一只手在文筠的胸部捏弄。

文筠猝不及防的被压制住，才从恍惚中醒觉，着急的说：「你要干什麽？」

「干你呀！干什麽？」已然决定一不做二不休的朝兴，开始变得轻窕起来。

「不可以呀！你不可以！」文筠一边挣扎一边喊着。

「好！不干你可以！待会惠敏醒来，我就跟他说是你叫我干她的。」「不是这样的！是你害的！」文筠忘了挣

扎，赶忙解释。

「她会相信吗？是你叫她来的，而且你还帮我把鸡巴插进去！」「你不可以这样！事情不是这样！」文筠急得

流出泪来。

「是我先干你的，对不对？你是迫於无奈，对不对？」「嗯！」文筠拚命点头。

「惠敏会相信吗？」朝兴知道文筠已经掉入陷阱。

「那怎麽办？」文筠开始发愁。

「把你的双手绑起来！惠敏就会相信你是被强迫的！」朝兴接着说。

「真的可以吗？」文筠实在太单纯了。

「到底要不要？」朝兴施加压力。

「惠敏真的会相信吗？」文筠中计了：「可是没有绳子！」「你拿一双丝袜来。」朝兴已经掩不住心中的喜悦，

这害羞的女人，唯有把她手脚绑住，才可以为所欲为，迫她做出许多羞态。

文筠起身拉开衣柜，取出丝袜递给朝兴：「这可以吗？」这可怜的女人，竟然单纯到自己找绳子给朝兴，好让

人干！

（６）朝兴想了想：要文筠背向自己，把她双手交叠绑在身後。文筠虽感到有些不妥，但耐不住朝兴的催促，

便不敢十分挣扎，不一会儿双手便被绑个结实。

朝兴本想连脚也绑起来，但是那样一来，怕文筠不愿意，另一方面觉得有些挣扎、反应更令人兴奋。

朝兴转身看到昏睡中的惠敏刚被自己奸淫过，双腿兀自大开，露出私秘的阴户，上面还水淋淋的发出亮光，朝

兴心中闪- 过更淫邪的念头，不管文筠的询问，又拿了双丝袜将惠敏的右脚跟右手绑在一起，左手跟左脚绑在一起。

由於惠敏在昏睡中，朝兴轻松地便把惠敏绑成淫秽的两腿屈起的姿态，这种不设防的姿态，令朝兴忍不住想再扑上

去干一次！

「你为什麽把惠敏绑成这样？」文筠双手被绑，只能用嘴问。

「这样她醒来才不会走，才能听你解释。」「喔！可是绑成这样好……那个喔！」文筠羞红起脸来。

「她快醒来了，你快躺下！」朝兴把文筠放倒在床上，趁机去拉文筠的韵律裤。文筠紧张的问：「你要干麽？」

双手被绑，只能扭动腰肢逃避。

「要逼真一点嘛！」朝兴强将文筠的裤子脱下，文筠极力想阻止，可是徒- 劳无功。朝兴得意的将文筠的长裤

拿到鼻头上做势闻了一下，望着文筠光洁的大腿说：「好香哦！」文筠瞪着美目：「你下流！」「我们来看谁下流？」

朝兴刚刚在强脱文筠长裤时，已发现- 文筠的内裤上有些湿痕，是刚才看见朝兴奸干惠敏时流出的淫液。朝兴压制

住文筠，一只手伸到文筠的胯下，隔着湿湿的内裤抚摸文筠的阴户。

「你的下面流出好多水，是不是偷尿尿啊？」朝兴故意要看文筠又羞又急的反应。

「才不是！」文筠果然急了。

「那是什麽？怎麽会湿湿的？唉呦！越来越湿了！」朝兴夸张的说。

「不跟你说啦！你……」文筠涨红着脸。

「我闻闻看到底是什麽？」朝兴把文筠的双脚扛到肩上，头埋到小腹上，这时可以看到湿湿的内裤上透出了阴

唇的形状，朝兴忍不住伸出舌头去舔弄文筠的阴阜。文筠虽极力扭腰，却抵不过朝兴的力道，这时被朝兴的舌头舔

到敏感的地方，勐然全身一颤：「不要……这样……不可以……」文筠喘着气哀求。

朝兴哪肯罢休？更用舌头去舔文筠的阴蒂，「不行啊……求求你……不要舔……那里……」文筠着急得快哭了。

「裤子这麽湿！我帮你脱掉！」朝兴趁机一拉内裤，文筠来不及反应，整个下体就毫无保留的落入朝兴的眼中。

浓密的阴毛中间露出的大阴唇，已经在朝兴有心的挑逗下，张开一条缝，阴蒂也露出头来。朝兴本想再多戏弄一下

这美丽的妇人，但看到这景象，鸡巴硬的实在难受，把身下的文筠双腿一拉，怒涨的龟头就抵住文筠的小穴口。

「喔！……你……」文筠小穴感觉被火热坚硬的东西顶到，知道要发生什麽事了，但自己双手又被绑住，无法

反抗，急得说不出话来！虽说刚刚已被朝兴奸淫一次，但那是在迷迷煳煳中，而现- 在清醒着。感觉男人的鸡巴就

顶在自己的小穴上，女人的本能还是让她拚命想要挣脱，但朝兴这时已经箭在弦上不顾一切的往前顶了几次，硕大

的鸡巴就顺势的滑入湿滑的小穴里。

文筠感觉到阴道被火热坚硬的肉棒突入，一下子就顶到最深处的花心，一阵酥麻竟然全身痉挛，上身拱起，泄

出滚热的阴精。朝兴想不到文筠的反应这麽强烈，只觉得龟头被一阵热流冲得舒服极了，接着小穴一缩一紧的夹着

鸡巴，朝兴极力忍住要射精的感觉，将鸡巴插入最深处不动，紧紧抱着不住颤抖的文筠。

文筠在朝兴长时间的挑逗及淫弄下，虽然在心理上极力地压抑，但生理上却无法控制地让她在朝兴一插入之时，

就无法自主的泄身了，而且强烈得几乎昏了过去，只感到一股股淫水倾泄而出，由子宫深处一阵阵涌现- 的快感，

一波又一波袭来，让文筠彷佛在浪涛中飘荡……无边无际的浮沉……文筠终於由虚无飘渺中渐渐回过神来，睁开迷

蒙的双眸，感觉朝兴紧抱着自己，正轻轻的啃咬着自己的樱唇，阴道里依然有涨满的感觉，让文筠感到舒服极了！

可是身上这个男人并不是自己的老公……朝兴发觉身下的文筠动了一下，问道：「醒来了？」文筠不知如何回答，

赶忙闭上眼睛，但是红云又在脸上泛开来了。

「舒服吗？」朝兴笑着问。

「我不讲……」「那我要开始动了喔！」「我不知道！」朝兴撑起上身，开始抽动鸡巴，缓慢的抽出来，再缓

缓的插到深处，每一下都深入到花心上，轻点一下再退出。这样慢慢的插了十几下，文筠已经被插得春情上脸，粗

大的鸡巴，缓缓的进入、抽出，文筠再也忍不住麻痒的感觉，腰肢难耐的扭动，轻哼了一声。

（７）朝兴看着软磨的策略奏效，抽插的更慢，但是顶到花心时，则是加重力道，顶实了再抽出来，果然文筠

腰肢扭动得更厉害了！

文筠即使是跟自己老公作爱，也总是文文静静的，不敢放浪，何况现- 在正被别的男人奸淫，所以一直压抑着，

不愿让自己的情慾表现- 出来。文筠理智告诉自己：不可以！不可以被情慾淹没。但是被粗大阴茎顶到深处时，涌

现- 的快感一次比一次的强烈，让她不自主的一再的期待下次冲击。但是男人却又慢慢抽出，慢慢插入，文筠不自

觉的扭动，想要获得更大的快感。但是快感在朝兴有意的控制下，只是不断的累积、不断的增强。却一直达不到顶

点的发泄。

被情慾与理智煎熬着的文筠，睁开眼，却发现- 朝兴正以邪邪的眼光似笑非笑的看着自己：「你的小穴夹得我

好紧！」朝兴开始用淫语挑逗文筠最後的一丝矜持。

「我没……有……」不可以！绝对不能让朝兴发觉自己的兴奋。文筠咬紧嘴唇，艰难的回答。

「我这样干你舒不舒服？」「……」绝对不能！我不是放荡的女人！文筠嘴唇咬的更紧，不让情慾泄露出来。

「你的水流出好多！」「我……没……有……」声音已经有气无力。

「要不要再插快一点！」朝兴不待回答，开始加快抽插，两人交合的性器，传出「扑哧！扑哧！」的水声。

「我……不……啊！……嗯……」文筠被下体传来的快感冲击着，声音已带着哭腔。

朝兴挺着粗大坚硬的鸡巴，加快速度地插进淫水充溢的小穴，文筠感觉到体内累积的情慾突然四处流窜，刺激

着神经的极限，她要崩溃了！

朝兴看着文筠随着每一次的插入，娇小的身躯就轻微颤抖一下，於是更加快冲刺。只见文筠突然大叫：「天啊！

……天啊！……」随即两眼翻白，全身不停哆嗦，一股强大的热流冲向龟头。朝兴再也忍不住精关，一股股阳精射

进文筠子宫深处，朝兴满足的喘着气，无力的趴在被强烈高潮再一次冲昏的文筠身上。

惠敏早在朝兴用言语刺激文筠时就已经醒来，想要起来，却发现- 手脚被捆绑无法动弹，更惊异自己的衬衫不

知何时被解开了，下身凉凉的一丝不挂。昏昏的脑袋，一时搞不清楚为什麽变成这样，以至於楞住了好一会儿。

朝兴跟文筠的声音吸引她侧过头去，正好看到背向自己的朝兴，正用大鸡巴在文筠的阴户里插进抽出，淫水由

两人的交合处流出，沿着文筠的股沟，把床单染湿了一大块。同为女人的她知道，文筠正处於极大的兴奋中。

被房内弥漫的淫慾气氛无形的感染，惠敏感觉阴道传来一丝震动，让她恢复一些思考能力。从身上衣衫不整的

样子，阴道内残留的感觉，她知道刚刚应该已经被朝兴奸干过。惠敏试图拼凑刚刚发生了什麽事，她只记得被文筠

叫来，喝了杯茶，然後看到朝兴之後，就模模煳煳不十分清楚了。但是聪敏的她，隐约意识到朝兴跟文筠合谋设计

了她！

（８）相较於文筠的单纯，惠敏毋宁世故多了。出生在农村的她，家中尚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身为长女，

高中毕业就独自到都市里讨生活。努力到今天拥有自己的店，并雇用了三名员工。惠敏实现- 了少女时的梦，唯一

的缺憾，就是丈夫聚少离多。尤其惠敏才卅七岁，正是所谓狼虎之年，长夜漫漫、衿寒枕冷，常让惠敏辗转反侧。

惠敏看到朝兴巨伟的阳具及文筠欲仙欲死的模样，心中泛起了一股热流，心想反正已经失身在先，何况自己是

在对方的设计之下被奸淫，不能说对不起老公……长年在商场打滚的惠敏，恢复了果断的本能，惠敏慢慢移动身体

去碰朝兴。

朝兴舒服的趴在文筠柔软的身躯上，沉醉在射精後满足的心境中。突然身体被触动，心中一惊，糟了！惠敏醒

来了！转头看惠敏正扭动身躯挣扎，但是手脚分别被绑，双脚不能合拢，形成阴户大开的景象。惠敏的阴毛只长在

小腹上，阴户周围则是光洁无毛，清楚的露出阴唇的形状，由於刚刚才被奸淫，大阴唇并不十分紧闭，可以稍稍看

到小阴唇，还有那小小的阴蒂。刚刚朝兴干惠敏时，其实满脑子都在想怎麽再干文筠一次，没有好好欣赏惠敏的身

体，现- 在看着惠敏的阴埠在眼前扭动，朝兴的鸡巴又慢慢地抬起头来了！

惠敏发现- 朝兴眼睛直勾勾看着自己私秘的地方，心中有些得意，但是装出了哭泣的声音：「帮我解开！」「

对不起，你听我说。」朝兴伏卧到惠敏身旁，却不去解丝袜。

「你怎麽可以这样做！」惠敏啜泣的声音。

「你不要哭我……我会补偿你。」朝兴心慌意乱。

「你要怎麽补偿？我的清白被你毁了！」惠敏声音稍稍缓和一些。

「不管你要我作什麽都可以！不然你打我！」「被你绑成这样怎麽打你？」

惠敏勾了朝兴一眼。

朝兴看惠敏态度有些转变赶忙说：「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你就原谅我吧！」

一边无赖的爬上惠敏身上。

「哪有人一边要人原谅，一边又欺负人？」惠敏假装生气的样子。

「你太美了，男人都会忍不住。」朝兴一边用龟头磨着惠敏的阴埠。

「你先把我放开。」「你原谅我了？」「我想要打你！」惠敏带着笑意。

朝兴欣喜若狂，帮惠敏解开丝袜，但是仍小心地保持压伏的姿势。惠敏的双手获得自由，马上轻槌朝兴的背部

：「你为什麽跟文筠设计我？」「……」朝兴乘势把龟头抵进阴门。

「你怎麽会跟文筠在一起？……嗯！」朝兴的鸡巴整根插入。

「你刚刚是不是在茶里下药？……嗯……啊！」朝兴顶着花心。

「你为什麽……唉呦！……轻一点……」朝兴勐力的抽动起来。

「嗯……你的……好粗……」惠敏的气息急促起来：「啊！又顶到了……」

「你不生气了？」朝兴看着惠敏的媚态，卖乖的问。

「我……生气……嗯……嗯……」惠敏喘着气回答。

「我这样赔罪好不好？」「不……好……啊……啊……不……」「要不要再快一点？」朝兴拚命冲刺，他要让

惠敏臣服在自己胯下。

「不……要……我要死了！……快……快……啊……」惠敏语无伦次的泄身了，朝兴也勐力抵着花心，射出了

第三次精。

（完）